

# 认同政治学的 本真分类方案<sup>\*</sup>

方 文

**【内容提要】**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勃兴仰仗系列的思想史条件,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观念的涌现。认同政治历经承认政治、本真承认政治和本真分类政治,其标志依次是“为承认而斗争”“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分类而斗争”。认同政治期许在暴力革命的方案之外,直面强权—资本场对生命体的钳制和霸凌。其目标指向本真分类和生命尊严,以消除“承认鸿沟”,迈向“可持续自由”。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资本场的狰狞—温情面纱。秉承“文化自觉”的警醒和反思,弘扬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本真政治方案中,只标注年龄的至简分类技术也许是最优选项之一。

**【关键词】**认同政治;社会分类权“为承认而斗争”;本真性

**【作者】**方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引用】**方文:《认同政治学的本真分类方案》,《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1~114页。

---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阻断贫困再生产:儿童贫困后效、实验干预与政策反思”(项目批准号:16JJD840001)的中期成果。本文的构思、写作和修改受惠于何怀宏、吴白乙、赵占居的指点和评论,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有益建议。谨此致谢,文责自负。

新诞生的人类生命,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奴隶或主人,草民或公民,强权附庸或立约者。人类生命,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超越所有的既定界定和分类,向无限的善恶可能性敞开空间。人之本质是无法被框定的存在,也是使所有既定的界定捉襟见肘的存在。但在种系演化(phylogeny)和个体发生(ontogeny)的征程中,人一出生,生命就如同战场。蛮横的族权、皇权、神权或强权集,挤压卑微而无助的生存冲动;人类生命长久地被践踏为卑贱的奴仆和草民。

从草民到公民,从非人/半人到完人,“从身份到契约”,<sup>①</sup>是人类种系史开天辟地的变革。以凶残暴力和阶级恶斗为核心的专制政治和解放政治的战场,慢慢荒芜,但“必要之恶”的利维坦仍旧延续。直面不平等和社会支配的认同政治,如今成为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之角斗场。由此,一个幽灵,“认同政治”的幽灵,在人世间四处游荡徘徊。

本文的论证线索是从承认到本真承认再到本真分类。本文将首先概要地厘清认同政治论辩的思想史条件,然后,揭示认同政治勃兴的新语境强权—资本场,并解析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承认正义论方案;在论述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政治纲领及相关核心构念,如错误承认/不承认、本真性、怨恨和尊严之后,本文力图解蔽作为认同政治的认知—政治基础的社会分类权的运作。本文的结语呼唤为本真分类而斗争。

## 一 认同政治论辩的思想史条件

政治关乎强权与支配,服从与抗争。它甚至比人类种系史都更为久远。灵长动物行为学者如德瓦尔(Franz de Waal)在人类物种的至亲黑猩猩和巴诺布猿中都洞察到政治争斗和成熟的政治谋略,<sup>②</sup>一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论断。

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一条隐晦的线索深潜其中:对独断强权进行制衡或者分权。因为权力如此专横,只有同样专横的权力才能对抗或制约权力,其他所有可能的手段,如道德良知

---

① 亨利·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2页。

② 弗朗斯·德瓦尔著,陈信宏译《猿形毕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或神学教义都力所不逮。但这种继替模式的论断只论及整体的政治趋势,并不预设专制政治和解放政治在所有政治体中已经消亡。经验的事实是,变相的奴隶制依旧横行,只是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已经塌陷。

在漫长的草民时代,人之政治主要是血腥的专制政治,目标趋向是“人上人”的世袭等级制,其中贯穿主人-奴隶的辩证法。追求身心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同样血腥,目标趋向是“人同人”的公平正义。而当代的认同政治乃是追求承认和尊严,目标趋向是“人中人”的自由自在。

认同政治的思想史条件奠基于一组家族相似观念,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Identity),它们相互亲近缠绕,都孕育或涌现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是个体观念。个体与个人(person)不同,尽管当今已经混用,其根基乃是个体观的涌现。“个人”的西文词源,乃是面具(persona),引申为舞台上表演的活物,可以是玩偶或奴仆,也可以是主人。而“个体”则卓尔不群。这个如今的平常概念,大约在文艺复兴期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从切割、肢解和分离(divide)中,对比引申而来。从此有种存在,不能被切割、肢解和分离(in-divide),而具有整全性,这就是个体(in-dividual/individual)。人类生命图景被洞开了崭新的政治-社会想象。人类生命,不再是生而为奴,而是生而自由;她禀赋不可切割、不可肢解、不可让渡的独具自由、尊严和福祉。

与个体观念相伴的是自我观念。久远以来,受制于生存之困顿和艰辛,远古人类智慧探究的焦点在于生存险境而非人类自身。古希腊哲人专注好奇的自然哲学如此兴盛,即为例证。从自然转向自我,多种机缘、数种挣扎灌注其中。援引哲学考古学的路径,西学大家泰勒辨析出三条漫长线索,以透视西方社会自我探究凸显的缘由和卓著成就。第一是向内在性(inwardness)的转型。始自柏拉图,以奥古斯丁为中介,完成于笛卡儿和洛克。这期间,天主教的忏悔实践和日记体文本的繁茂,乃是典型标识。内在性的转型,迫切倚靠疏离族权、皇权和教权的超然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涌现,主体因而能自由地自我探究和自我承担。第二是文艺复兴时期对日常/世俗生活的肯定(the 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或者是对生产和再生产/繁衍生活的肯定。生之目的,不再仅仅是荣耀天主和救赎自身;尘世之享乐,也有同等的正当性;而自我之喜怒哀乐,也是生命之奇妙。第三是启蒙时代特定紧张关系的形成。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与祈求和敬拜自然的浪漫主义之对峙中。因为这种紧张和对峙,西欧人不得不直面自身在自然界甚至宇宙

中的位置。<sup>①</sup>自我由此被定格和聚焦。而汉语语境中“自我”的根源仍有待被深入系统地探究。

而同一性/认同在思想史中的出场稍晚。Identity 源于拉丁文词根 *idem* , 意即“同样的”, 从16世纪才用于英语中, 意指“人或物在所有时间及所有场合与自身等同”。<sup>②</sup>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及其推演的身心二元论, 洞开了 Identity 的心理哲学空间。什么构成主体和自我的本质特征, 心灵还是肉身? 是否存在主体和自我在时空中的同一性? 如果存在, 如何进行论证和辩护? 如果不存在, 怎样予以批评质疑? 为“自我整全性”(the unity of the self) 或同一性进行系统论证的文本, 凝聚在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中, 而尖锐质疑的典范文本则为休谟的《人性论》。

经典哲学家对个人同一性的论辨, 有多重可推论的深远内涵。首先, 同一性意味着我一直是自我, 而你也一直是自我。所以, 我和你是不同的, 存在差异。其次, 同一性意味着我不臣服于也不隶属于你, 而你也不是我的臣民或附属。由此, 我和你都是独立、自主而平等的; 但主人和奴隶之间, 只有等级和身份 (status), 并无各自独立的同一性可言。再次, 我和你的同一性的标准和来源, 基于我和你自身的多数关键特征和关键关系的连续性, 不用再诉诸身外的任何尺度和权威, 如族长、领主、国王或教皇, 因此我和你都是自由的。<sup>③</sup>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哲学思辨的个人同一性 (Identity) 裂变为多元认同 (identities), 认同由此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基本的解释构念。个人同一性意味着绝对而排他的同一性, 多元认同则意味着多元自我特征共时存在的事实。观念裂变的桥梁为新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 (Eric H. Erikson) 于1950年出版的著作《童年和社会》( *Childhood and Society* )。<sup>④</sup>

从个体同一性到多元认同的裂变, 并不意味着整全自我的碎片化, 而是意

---

①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Philip Gleason,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9, No. 4, 1983, pp. 910-931.

③ 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第89~108页。

④ Philip Gleason,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 p. 914.

味着整全自我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的丰腴肥美。若援引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观念,每个生命在其生命历程中,一方面是在建构自己“多元”的社会认同,但同时也在缔造自己独特“一体”的生命,也就是“多元一体”的动态生命。<sup>①</sup>

认同政治的思想史条件,提请警惕所有可能的时代谬误或时代误置。由此若论及皇帝或领主、太监或奴仆的认同境况或认同政治,实为“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

## 二 “为承认而斗争”

左派或右派,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只是在论证利维坦这“必要之恶”的必要性,乖巧规避了“必要之恶”的之“恶”本身。殊不知,伴随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必要之恶”也在演化。它已从血腥的狰狞面目,蜕变为狰狞里子、温情面纱。它也不断地网罗同盟,尽管在争霸过程中,盟友之间时有竞争冲突。在中西封建时代,其同盟主要是族权或教权;在资本主义体制植根之后,强权与资本微妙结盟,而建构强权-资本场,以求对生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中实施全面支配。强权和霸权奇妙合流,天衣无缝。强权-资本场的代理权贵集团,其胃口也在演化,不再单纯粗暴地执念于暴戾,而变异为“杂食者”。他们一方面贪婪攫取和占有所有的珍贵美德,另一方面,则随心所欲地饕餮其所有嗜好,同时还粗鄙傲慢地企图为高尚尊严生活确立“标准”。

由此,认同政治的战场,不再仅仅是政治场中的强权对奴役,而是强权-资本场对生命体的全面钳制和霸凌。历史教训在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改朝换代,并不更改草民的被奴役境况;而现代的政党轮替,仍无法兑现竞选时的体制性伪善和承诺。权贵及其职业政客集团,总是装扮纹饰自身,从“君权天/神授”到“公民公仆”,处心积虑地营造自身的高尚品格和超凡魅力。特朗普和欧洲其他政治素人的成功竞选,至少昭示一个常识:油滑的职业政客集团,已开始被普通民众所警觉。或者说,权贵集团除了有强权和霸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语)。由普通民众所担负的认同政治实践,既不是民粹主义的回潮,也不是政治冷漠。对权贵集团而言,它在为强

<sup>①</sup> 方文《转型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权—资本场祛魅;对认同政治自身而言,它是在“为承认而斗争”。

若参照耳熟能详的解放政治,认同政治首先不是阶级政治或解放政治。后者主张阶级不平等是剥削和压迫的重要根源,其目标是力图颠覆既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否认现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载体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认同政治也不是族群自主和民族分裂运动,后者致力于建立基于族群资格的政治共同体,从既定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由此,认同政治可界定为普通民众所践行的政治实践,以质疑和抗拒强权—资本场所建构的不平等和社会支配,这种质疑和抗拒鲜活地体现在种种新社会运动中。新社会运动目标指向的是生命机会和生命决断的自主权,以追求赋权、承认和特异性的表达。<sup>①</sup>在这种意义上,认同政治是文化政治、符号政治和“生活政治”。<sup>②</sup>

对比权贵集团,普通民众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困顿拮据、文化上“粗俗卑下”。网络俗语有言“贫困限制想象力”。而真相是强权—资本场中的不利者近乎被完全摧毁了想象力。即使在民选体制下,普通民众也不过是大选时才被计算的“人头”,其性别、肤色、宗教、户籍或党派,甚至性取向,都曾经或正在作为卑贱的分类线索,被污名标定。在社会支配的不公体制中,他们成为“无名者”或“边缘人”,被排斥、受挤压。

究其西文词源,污名(stigma)意指脸上被烙的羞耻印记,以示卑劣与低贱。这些被烙印记的,主要是奴隶、战俘和罪犯。脸上刺字的野蛮行径如今已根除,但被替换成符号形式,仍顽固地留存在有偏分类体制中。与施污者对照,受污者被认定没有完备人性(the full humanity),或只有部分人性(the partial humanity),甚至是非人。<sup>③</sup>

强权—资本场中的有偏分类,很少基于单一维度,往往基于多重维度的复合叠加。由此,在社会分类体制中的不利者,所背负的很少是单一维度的污名,而是叠加多重维度的污名丛(stigma complex),<sup>④</sup>如美国的黑人—女性—伊

---

① 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1, 2005, pp. 47–74.

②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Nick Haslam, Steve Loughnan,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5, 2014, pp. 399–423.

④ Bernice A. Pescosolido, J Korber Martin, “The Stigma Complex,”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1, 2015, pp. 87–116.

斯兰信徒。

污名丛结 危及不利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 使之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创伤体验中。<sup>①</sup> 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fMRI)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近期研究发现 ,与污名相伴的社会痛楚( social pain) 和生理伤害类似 ,存在生理疼 - 社会痛重叠效应( the physical-social pain overlap) 。<sup>②</sup>

无论时空跨度 ,女性解放运动、有色人种的平权运动、反抗异性恋霸权的酷儿运动( the Queer Movement) 和低种姓抗争等 ,都是真实发生的全球认同政治实践。专注认同政治实践的认同政治学 ,其典范的原创思想家应是霍耐特( Axel Honneth) 。霍耐特于1992年出版了深得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赞赏的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并继承了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理论的教席。霍耐特统合了黑格尔的承认哲学和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的自我论 ,构建了其认同政治学的承认纲领。霍耐特睿智地推演 独特个体自我的圆满 ,所凭借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 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 ,或者觉知到没有被承认或者被错误承认 ,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辨析出主体间承认的类型学或承认关系的三种模式 ,分别对应于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 ,即爱、法律和团结。而蔑视 ,则是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 ,也对应地有三种类型 ,即强暴、权利剥夺和侮辱。<sup>③</sup>

在与霍耐特承认正义论的论战中 ,弗雷泽( Nancy Fraser) 推演她的再分配正义论。<sup>④</sup> 弗雷泽主张承认正义固然重要 ,但要落实到再分配正义上。由此她期望将承认正义一元论拓展为承认 - 再分配正义二元论。弗雷泽的论证有重要疏漏 ,存留一系列难题 ,如再分配正义的动力何在? 如何正义地再分配? 给谁再分配? 弗雷泽没有能力去阐明。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案可以顺理成章地

① 方文《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37~147页。

② Naomi I. Eisenberger, "Social Pain and the Brain: Controversies, Questions and Where to Go from Her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6, 2015, pp. 601 - 629.

③ 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胡继华译《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0~139页。

④ 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著,周穗明译《再分配,还是承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从承认政治学中推演而出。<sup>①</sup>

霍耐特的承认政治学,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拉蒙特(Michelle Lamont)转化为可验证的实证议题,或是承认与去污名化社会学的议题。她严厉地批评当代不平等社会学耗费太多心血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上,如职业、教育和财富,而茫然漠视价值与文化成员资格上的不对称。拉蒙特的跨国研究揭示出支配群体与从属主体之间存在巨大的“承认鸿沟”(Recognition Gaps)。<sup>②</sup>而承认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消解“承认鸿沟”,实现承认正义。

### 三 为本真承认而斗争

霍耐特的承认正义论纲领,实为认同政治的基点和枢纽。在不公和支配脉络中,“为承认而斗争”等同于“为反抗蔑视而斗争”。认同政治的论辩必须要紧迫地深化思考系列议题:谁在蔑视?蔑视谁?如何蔑视?社会后果如何?

在《自我的根源》之后,泰勒在1994年出版了《多元文化主义》论文集。<sup>③</sup>在文集里的靶子论文就是他自己的《承认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篇靶子论文还催生了哈贝马斯在深邃评论基础上的精妙构念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sup>④</sup>泰勒明辨地论证支配/优势群体在对自身底层群体(subaltern)进行区分或者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的特异性,如族群、宗教或性别等,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受排斥。由此,霍耐特的“承认”的否定等价物“蔑视”,就被泰勒推演为有意的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或不承认(nonrecognition)。就前述的“个体”观念、“同一性”观念或“‘多元一体’的动态生命”观念而言,尽管在强权-资本场中的位置有别,但底层群体的每个人和支配群体的每个人完全一致而等同,同为“整全之人”而不是背负污名和羞耻的“半人”或“非人”。“半人”是基于错误承认,而

---

① Axel Honneth, *The I in We: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② Michèle Lamont, “Addressing Recognition Gaps: Destigmat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3, No. 3, 2018, pp. 419–444.

③ Charles Taylor et al.,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Jürgen Habermas,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Charles Taylor et al.,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107–148.



“非人”则基于不承认。

无论是作为认知 - 政治过程的错误承认还是不承认,还是作为其对应的政治 - 社会后果的半人或非人,其内隐逻辑,依照泰勒的承认政治学,就是践踏了底层群体特异性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承认政治的目标就是“为本真承认而斗争”。哲学论辩中的本真性构念,被泰勒灌注到认同政治的话语中。

就常识而言,“本真的”(authentic),主要是指艺术品,如画作的原品而不是赝品,尽管两者都是实在的,甚至不排除部分赝品比之原品更为精美。在西文语境中,本真性(authenticity)源于古希腊语,有两要素:自我(auto—self)和行动者(hentes—doer)。由此,究其词源,“本真性”意指认同或宣告确真的不受玷污的自我本性(selfhood)。<sup>①</sup>哲学大家卢梭、黑格尔、尼采或海德格尔都曾哲思本真性。本真性的哲思话语主要玄思人之存在、本性、处境和德性。就当下而论,本真性得降维为强权 - 资本场中确真承认的境况、条件和后果。

凡俗生活里面,他/她真诚而不做作、坦率而不虚掩、耿直而不伪善;肯直面自身缺陷,也不掩饰自身光华,乃为本真之人。弃绝口蜜腹剑之歹毒、稟赋刚正不阿之胸怀,以夜深人静时,内心微弱呼唤为指引的自我思量、责任和义务之行,则为本真之要义。它容易混淆于自恋或自负,谄媚或逢迎。

依照泰勒的论证,在微观层面上,本真性首先指每个个体坦诚地面对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真实的呼唤。然后,作为有平等尊严的独特个体,他以自身的方式,而不是模仿的方式成长为人。而在宏观层面上,它则意味着在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公民德行,即热爱和照顾政治共同体中的同胞。本真性不仅关涉道德维度或文化维度,更关涉作为“整全之人”的所有可能维度。<sup>②</sup>本真性由此首先奠基于个体层面。当个体没有体知到受羞辱或有意地羞辱他人时,本真性得以彰显。伴随生命成长,每个个体所遭遇的风险、挣扎和机缘倍增,其本真性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拓展。在你我都是本真之人的意义上,尽管你偏好美食创作,而我迷恋无所事事,但我们都是在自主地追寻和满足自身的意愿。其背后有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同为整全之人。

有好多人类不同面向的终结论版本,或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词。如若“历

<sup>①</sup> Maiken Umbach, Mathew Humphrey, *Authenticity: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 Political Concep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sup>②</sup> 查尔斯·泰勒著,张容男等译《世俗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史终结”福山就不会关注认同政治学。悖谬地，“历史终结论”的宣道者福山对认同政治的论辩有重要推进。他把积极面向的尊严和消极面向的怨恨融入认同政治的语汇中。

如果说霍耐特哲思的轴心是承认-蔑视,那泰勒的就是本真承认-错误承认/不承认,而福山的则是尊严-怨恨。尊严是人类最珍贵的美德之一,关涉一组家族相似概念,如积极面向的自由、高贵和喜乐,消极面向的如奴役、卑贱和怨恨。无论政治史、宗教史还是法治史,人的尊严都是论辩焦点之一。其底线是每个人类生命在所有时空场景下都不受羞辱,都被当“人”;其高光愿景是自由地拓展所有潜能。

被蔑视或被错误承认/不承认,就是被羞辱或被污名标定,也就是被政治-资本-社会放逐和剥夺,或承受近乎终生的身心苦痛。舍勒(Max Scheler)用怨恨来指陈这种被弃绝的“蜉蝣状态”(powerlessness)。接续舍勒的怨恨社会学,福山的尊严政治学把尊严系统纳入进来。福山版的承认政治学,其目标就是追求每个个体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肢解的自由和尊严。<sup>①</sup>

#### 四 认同政治的认知-政治学基础:社会分类权

在认同政治所有可能的论辩背后,都预设更基础本质性的社会认知过程,亦即社会分类权的建构。社会分类权意指政治体在建构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时,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sup>②</sup>其核心是日常的社会分类常识被政治体所垄断并体制化,以对不同人群实施体制性的差别对待或处置,或对特定人群进行有偏的不利对待。

已有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大家深入解剖社会分类难题,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或泰费尔(Henry Tajfel)。与认同政治攸关紧密的则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弟子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伯格解蔽了三元社会分类系统,它潜伏在所有社会支配体制的背后。第一元分类系统是年龄分类系统,以亲子关系为出发点。亲子关系一直

---

①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② 方文《社会分类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78~88页。

被虚构为尘世间最柔美的人际关系,它以关爱、呵护和承诺为中心。但当代演化生物学的大家特里弗斯(Robert L. Trivers)基于亲本投资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在1974年推演出亲子关系的黑暗里子,亲子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无处不在,其动因是适应性竞争。<sup>①</sup>

近乎同时,伯格则另辟蹊径,从年龄分类入手,以戳穿核心家庭的温情面纱。基于亲子的权力不对称,伯格声言核心家庭就是微观暴政(microtyranny)!<sup>②</sup> 年龄分类系统所隐含的成人对儿童的支配,或亲权(parental power)对子女权的不对称,是原初的不平等(the primordial inequality),是人类暴政的基本形式。

年龄分类系统特征独具。第一,人类漫长的成长期,或者延缓成熟(prolonged immaturity),使儿童在体能和心智方面都处在相对不利的处境。他们被成人支配,有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根基。第二,就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这种支配形式还算相对公平。因为每个成人都曾经历儿童期,绝大多数儿童也有会长到成年。

伯格所辨析的第二元分类系统是性别分类系统。年龄分类系统和性别分类系统尽管相互分离,但共有生物学根基。伯格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支配的形塑过程中,它们交互纠缠,共同建构社会支配链: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对两性儿童。

受惠于伯格的洞见,社会支配论的理论家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普拉图(Felicia Pratto)敏锐地察觉成年男性群体并非同质群体,其中存在深刻的分化。他们明辨地构造了从属男性目标假设(subordinate-male target hypothesis, SMTH)。<sup>③</sup> 从属群体的成年男性并没有享用统治和支配的快感,反而遭遇双重困境。因为亲本投资的逻辑,在择偶市场中,他们处境不利,<sup>④</sup>难以找寻佳偶。同时在等级分明的支配体系中,他们是机构歧视和社会歧视的主要目标。

伯格的第三元分类系统,可称为专断分类系统(Arbitrary System)。<sup>⑤</sup> 如果说年龄系统与性别系统还有生物学的道理可言,那专断系统的分类尺度就全然是任意的、武断的、随心所欲的,令人触目惊心,毫无正当可言。但在社会支

① Robert Trivers,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 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4.

② Van Den Berghe, *Age and Sex in Human Societies: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③ 斯达纽斯、普拉图著,刘爽、罗涛译《社会支配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 Robert Trivers,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 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 Chapter 2.

⑤ Van Den Berghe, *Man in Society: A Biosocial View* (New York: Elsevier, 1978).

配剧的舞台上,其蛮横和粗鄙被精心地装扮文饰,涂抹合法可信的伪装。当人群按户籍、出身、肤色、地域、政治倾向、宗教偏好甚至性取向而不利区分的时候,他们在被错误承认或不承认,其本真性被践踏,其尊严被羞辱,其自我本性也毫无觉知地被低人化甚至非人化。

伯格的三元分类图式只是逻辑工具,它们同时并置地印刻在分类对象身上,并不预设相对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在社会支配的运演过程中,三元分类图式结成分类罗网笼罩众生,它们类似于污名丛,<sup>①</sup>有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的特征。<sup>②</sup>

在社会认知意义上,哪里有分类,哪里就有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sup>③</sup>进一步,在认知-政治意义上,哪里有分类,哪里就存在对分类权的争夺和垄断。而政治体则通过社会分类体制化,垄断社会分类权,以此在暴力的垄断之外,成就其符号霸权。如果说暴力支配是明枪实弹,有偏分类则是暗箭飞刀。它们狼狈为奸,“相得益彰”。

身份证可看成是社会分类权的最简图式,或最简分类权之载体。在英文版维基百科当中,能够清晰识别23个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信息可用于最简分类权的国际比较。若深入分析这些信息,会有几项基本发现。第一,身份证上所标注的信息,乃是政治体对其民众实施归类的最简分类信息。除却姓名和号码,被挑中的分类信息集模式,有高度的共识化趋势,如出生日期和性别。第二,这些被挑中的分类信息并没有逻辑合理性和必然性。如保加利亚和德国的身份证上没有标注性别,法国的身份证上没有标注生日,中国的身份证上要标注民族信息。第三,中国的身份证上的住址信息,作为分类线索,看似中立客观,但关乎当代所有中国人的生命机会、社会福祉和人生尊严,它是农-非农户口信息的别名。

以最简分类权为骨架,以专断分类体制为章鱼触角,政治体织就了社会分类的天罗地网,利维坦中少有漏网之民。任何琐碎的、武断的、任意的线索、尺度和标准,在社会分类权的设计、实施和运作过程中,都可用来标定人群差异,如肤色、口音、宗教、政党或户籍特征。非预期后果的逻辑,在其中明晰彰显。一旦这些武断的线索被尊为分类标准,其权重和价值就会增值膨胀,并成为后

---

① Bernice A. Pescosolido, Korber Martin, "The Stigma Complex,"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1, 2015.

② Patricia Hill Collins, "Intersectionality's Definitional Dilemma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1, 2015, pp. 1-20.

③ Henri Tajfel, "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23, No. 5, 1970, pp. 96-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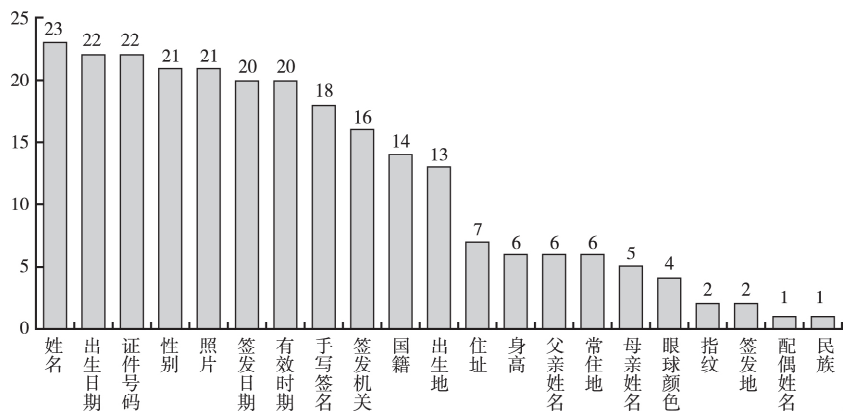


图1 分类权的国际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证信息归类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78~88页。

续行动的合法前提和凭借。

概言之,无论是最简分类体制,还是专断分类体制,任意一种分类线索都能瓦解“整全之人”之完备公民权。而这些瓦解完备公民权的分类线索,并不相互排斥,倒往往相互勾结缠绕,结成牢不可破的分类霸权结,而形塑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部分公民权之乱象。有偏分类的恶果触目惊心:在社会层面,它系统地禁锢和伤害共同体最珍贵的智慧资源,制造社会死寂;在社会心理层面,它使不利者遭受身心所有面向的制度创伤和社会痛楚。<sup>①</sup>

### 结语:为本真分类而斗争!

秉承文化自觉的警醒和反思,<sup>②</sup>弘扬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可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资本场的狰狞—温情面纱。在社会认知意义上,若基于任何线索、尺度或标准对自身和他人进行区分,分类者总是倾向非公正地差别对待和处置自身内群与外群成员。与此同时,人类物种中最超然上位的分类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总是被忽视或漠视。而在认知—政治学的意义上,强权—资本场对社会分类常识的体制化,总在建构有偏分类权,进而催生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社会认知上的分

① 方文《社会分类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卷。

类,总在政治上勾连错误承认和不承认、蔑视和羞辱、污名和怨恨。

社会分类无法逃脱,有偏分类再也难以容忍。有偏分类体制应该被纠正,也可能被纠正。基于“为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承认而斗争”,当下呼唤“为本真分类而斗争”!

本真分类意指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分类智慧、分类实践和分类体制建构。第一,本真分类预设所有人类生命不受玷污的本真性,类似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正义论的第一原则。第二,如果任何分类线索、尺度和标准可能会非公正地区别人群,那必得优待分类后果中的不利者,类似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原则。<sup>①</sup>第三,在赋能基础上,对所有可能的分类线索、分类过程和后果有“文化自觉”的胸怀。第四,限制任一分类线索的适用范围,使之保有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以免单一面向的不利处境被扩散至其他面向,进而毒害个体生命的整全性。基于如此的规范基石,呼吁与追求本真分类的认同斗争,也许是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仰仗这些策略,在分类技术上更新最简分类权:只有年龄基准的至简分类。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具体分类实践中,年龄分类相对公平。

尽管年龄分类依然存在成人对儿童的欺凌风险,也可能存在青壮年与长者之间相互的消极评价,但与既定的有偏分类权中的所有可能的其他分类线索相对照,它的伤害最少。并且在有偏分类体制中,任何其他分类线索之间可能存在叠加和增强效应,而构建污名丛结。诸害相权,独一的年龄分类乃是最不坏的分类。当然,理想境况是消除所有的可能分类,这样你我只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而其他所有可能的分类线索都没有丝毫价值;即使有些许价值,它也绝不会危害整全生命。而这就是康德意义上全球公民社会的愿景。

即便一国语境中的有偏分类权被改善,仍存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以本真分类为基石的可持续自由、全球正义和全球公民社会,甚至是包括所有生命机体在内的尊严和公义。<sup>②</sup>

【责任编辑:张超】

---

①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博格著,刘莘等译《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纳斯鲍姆著,朱慧玲等译,《正义的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focus on the basic relationship of the right and goods. Identity politics movement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recent years.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orientation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trend of equ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Equalitarianism continues to move forward , but it has changed the field and subjec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 and has also made great adjustments in the direction of specific demands. What desires will identity politics unleash? What consequences will it bring? These problems can be further discussed.

[Keywords ] Modern Identity;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quality; Right and Goods

[Author ] HE Huaih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Citation ] HE Huaihong , “From Modern Identity to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 Vol. 3 , No. 2 , 2019 , pp. 88 – 100.

## **Struggle for Authentic Categorization**

**FANG Wen**

[Abstract ] Three consecutive patterns can be briefly discerned in the human political history: despotism , liberation and identity. The emergence of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depends on a series of histories of thoughts , such as individual , self and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dvanced from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 to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recognition and further to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categorization ,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 “the struggle for authenticity recogni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authenticity categorization” . Orienting to authentic categorization and human dignity , it can be an alternative to violent revolutions to breach the power-capital field. It ultimately aims at bridging “recognition gaps” and to attain “sustainable freedom” through disclosing the covert logics of the power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unveiling the gentle disguise of the overwhelming power-capital fiel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drawing on the insights of social psychology ,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minimal categorization taken age as the sole criterion might be the possible best solution to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 which recognizes the equal value and dignity of all human beings.

[Keywords ] Politics of Identity; Power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uthenticity

[Author ] FANG Wen ,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Citation ] FANG Wen , “Struggle for Authentic Categorization ,”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 Vol. 3 , No. 2 , 2019 , pp. 101 – 114.

( 田旭校译)